

# 《香港血屍》

作者: 雨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第一章：平凡

真的.....很久沒這樣直視陽光了。

微微的陽光，崩壞的天花及四濺的鮮血。  
明明很想逃走，但又全身無力。

為什麼，會變成這樣。自己對自己提出的疑問，沒有得到解答。  
我現在正倒在大埔超級城的瓦礫上。  
身邊滿身鮮血的，是我深愛的女人。

至少，讓我再一次抓緊妳的手。  
躺在身旁的，是自己親手傷及的至親之人，  
我用自己僅餘那不似人形的左手，不斷的盲目摸索。

碰到了，  
但是抓不緊。

身體慢慢的冰冷起來，  
被陽光照著，很暖，很舒服呢。

眼睛慢慢的合上，  
為的就只是，想逃離這殘酷的現實.....

---

香港。  
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各地的人也慕名而來。  
鬧市中穿插著各式的人和物，令到這城市五光十色。

而我，廖冴空。  
應該連當中的一點也算不上。  
「喂，喂！」  
正在咬著飲管的我，被一把活潑的聲線叫醒。  
「嗯，怎麼了嗎？」  
「你又在發呆了呢。」

我現在正身處於新達的麥當勞中，  
坐在我對面的，是我的青梅竹馬，陳賴妍。  
要問我們為什麼在這裡的話，我只能跟你說我們是在消磨時間。  
我和她也是應屆文憑試考生，為了未來我們都十分認真的溫習。  
啊，更正。努力的其實只有我。

「一整天都在上課很累的啊，妳就讓我發一發呆吧。」  
「我就跟你說，你一定是太認真了。這樣對身體不好啊！」  
「我說認真是必須的吧。我可是很擔心妳。」

「不用你管呢。我可是早有準備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你又一下子用了六包蕃茄醬。妳到底是吃薯條，還是喝蕃茄醬？」

「我就喜歡這樣吃啊。」

說著說著，原來已經差不多到達我動身的時間了。  
我為了一直保持好成績，可是把溫習時間表排得滿滿的。

「好，我差不多要出發去旺角補習了。」

「喂，你的包還沒吃完呢！」

「妳幫我吃掉吧，我知妳不會拒絕的。」

「當然！」

就這樣，我背起沉重的書包飛奔去閘口。  
迅速的穿過人群，快步的走上月台。  
順利的擠入了車箱。

這樣的程序對我來說已經是例行公事，  
每天六時多起床，七時多到校。  
四時多放學，然後六時多補習。  
這對我來說，就是我的平凡生活。

平凡，雖然被不少人視作貶義詞，但我十分珍重他。  
我相信平凡是和平的基本，所有人也是一樣平凡無比的話，  
就沒有衝突可言。  
沒有衝突，就能形成一個和平的社群。  
所以，我喜歡平凡，不想改變.....

不消一會，火車就已經到達目的地。  
我也順利的抵達補習社。

唔，比預期早到銀座廣場了，  
可以周圍走走呢。  
當我打算前往附近的商場時，  
我看見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坐了麥當勞門口旁。

那小女孩又坐在那裡了。  
雖不是什麼熟人，但她的容貌我可是記得很清楚。  
那是一個應該九歲多的小女孩，有一頭及頸的短髮，瀏海長得把左眼蓋著。  
她一直也只穿着一套破假的校服，然後一臉茫然的坐在那發呆。

從我第一日開始來這裡補習時，  
我就見她坐在那裡。  
往後每次也在同樣的地方坐著，  
而在我補習完結時，她就會消失。

她是在等人嗎？  
雖然腦中有很多問題想問她，

但又不敢開口。

算了，還是快點去商場吧。  
我就這樣在她身旁刷過，  
靜靜的往商場進發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  
看了幾家店後，補習的時間也到了。

進了課室，助教也開始播放錄影。  
我坐在最後一排座位，專心的聽書。

呼.....好累。  
一整天的疲勞在我坐下的那一刻，  
一下子釋放了出來。  
整個身體也軟弱無力，  
冰冷的桌面顯得特別誘人。

眼皮慢慢開始下垂，視線也開始模糊。  
我就這樣，靜靜的進入夢鄉。

唔.....竟然睡著了，等我還向妍說教，自己不也是同一樣子。  
抹了抹眼水，橫顧了周圍，空無一人。  
教室裡一人也沒有，難道是下課了？但應該會有人把我叫醒吧，真奇怪。  
我把文具及筆記放回書包中，然後走出門口。

到底怎麼了.....？  
原應人山人海的補習社現在空無一人，  
不止學生，連工作人員也完全蹤影全無。  
心裡的不安不斷膨脹，愈想愈不對勁。

現在的時間是？  
我急燥的把褲袋中的手機拿出來，  
然後打上解鎖密碼。

現在已經是兩時多了！  
我開始補習的時間是六時四十五分左右，  
我怎麼也不可能睡了差不多八小時，也沒有人把我趕走吧？  
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我呆站在空無一人的接待處，認真的重整自己的思緒。  
如此同時，一陣聲音傳入了我的耳朵。

那是腳步聲？  
我現在身處二樓的接待處，在我右邊是電梯及通往樓梯的通道。  
而腳步聲是從樓梯傳來的。

我立刻拔腿就跑，衝向聲音的來源。  
到了樓梯後，我立刻看到一個在下樓梯的人影。  
那是一個男人的背影，其身形纖瘦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襯衫。  
其奔跑的姿態十分狼狽，像是在逃避什麼似的。

「慢著！」  
我大聲的對著他叫喊，但他無視了我的聲音，只一腦子的衝向第一層。  
麻煩！  
腦裡吐出悶聲後，我的雙腿也應聲行動。  
雖然沉重的書包給我加添了一層重量，但我依然緊隨其後。  
一級又一級，G樓電梯大堂的燈光也愈趨耀眼。  
到達大堂後，男人直接穿過了它，向著門口及大街的方向跑去。

我也追逐著其背影，走到了大街。  
男人停下了腳步，呆若木雞的站在街道中心。  
終於追上你了！  
正當我心中一絲欣喜，打算伸手拍他肩膀時。  
男人突然向前彎下身子，雙手放胸。

突如其來的閃避令我退後了一步。  
我凝重的緊瞪著男人，發現他正發出一些怪聲。

「嘔……！嘔……！」  
他在嘔吐。  
回過神來，才發現自己退了一步的腳傳來了詭異的觸感。  
那觸感像是膏狀，質感十分滑溜，而且周圍水水的。

我把視線轉向左腳的腳踝，試圖確認觸感的來源。  
映入眼簾的，是一堆血色的肉塊，而且量非常之多。  
雖然還未能準確的肯定其「主人」，但其實只要再將視線移右一點的話，所有事情就一目了然。

那裡，有一隻人類的左手。  
也代表這堆肉塊，是人類的。

瞭解到這一事實的我，腦袋一片空白。  
不知道是因為不安，恐懼，還是焦慮。  
但我腦袋不能思考，只能站在原地沉重的呼吸。

把我從空白中喚醒的，是剛才嘔吐的男人。  
他焦慮無力的跑向我，其緊緊的抓住我的右手，把我拉向其身旁。  
他現在呈跪地的姿態，遠看的話就像在向我跪地求饒。  
我看著他的臉孔，他的雙頰因恐懼而消瘦，眼睛也因焦躁而擴張得無比巨大。  
面色極其蒼白，簡直如同一個活死人。

「你也是獵人吧！求你了，救救我！」  
「...你到底在說什麼？」  
「求你了！求你了！要不然下個血屍殺的就是我了！」

男人的心理已經完全失常，其不斷的說一些聽不明白的話語，一邊瘋狂似的搖晃我的身體。

「你夠了啊！」

不能再忍受其態度，我猛然的一手甩開了他。

男人被甩倒了在地上，其沒有再求饒，只是捲起身體的在地上哭泣。

不安的，不止你啊！

我到現在還完全不能理解狀況，

為什麼有人死了？什麼是獵人？什麼是血屍？

更重要的，為什麼我會在這裡？

這一切一切也需要答案，而且儘快！

就在我打算評估環境的時候，

一陣冷酷的氣息從背後襲來。

我立刻轉身，看著那個「來源」。

「啊，終於找到你了，沒有來開幕禮的獵人。」

「...吓？」

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戴著面具的男人，

其身材高挑，上身穿著整齊的黑色西裝，下身是一條灰色的西褲及一雙光滑的皮鞋。

他的語氣從容不迫，根本不將在旁的屍體當作一回事。

「你知道我費了多少時間找你嗎？」

「你到底是誰？這裡又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快給我解釋！」

一直積累的壓力令到我也焦躁起來了。

我憤怒的向著面具男大叫，然後恨瞪著他。

但他好像不當作一回事一樣，懶散的攤開雙手說道。

「什麼啊？明明是你沒來開幕禮，還這麼無禮的向我大喊。」

「少給我在那擺出一副理所當然的態度。」

「嘛，算了。我大人不見小人過，反正我本來找你也是要向你說明一切。」

話畢，面具男就向我深深的鞠了一個躬。

「廖牙空。歡迎，來到血屍狩獵。」

面對突然的歡迎，我只露出一副詫異的表情，呆站在其面前。

面具男鞠躬後，開始在原地打轉。

「說全名真的好麻煩，我以後就叫你空吧。」

「.....」

「空，你是被社會所選中的其中一位英雄啊。你需要帥氣的去狩獵無惡不作的怪物呢，是否很期待，很想快點開始啊？」

英雄？怪物？

他的解釋在我面前儘是些由不明字詞所構成的空語。

我是被選中的英雄？別跟我開玩笑了！

我連自己的未來也未能管理，別跟我說拯救世界。

面具男站在原地打量了我一下。

然後垂頭的開口道。

「唔...你的表情怎麼一點也不期待？真失望。好的，那麼讓我說一些更具鼓勵性的說話吧！」

「吓...？」

「你要狩獵的怪物，名叫「血屍」。他是一種需要吸收大量人血才能生存的怪物。其在飢餓時生性會變得極其殘暴。而且鎖定獵物後，在把他們斬成肉醬前也不會擺免。」

「所以...那些屍體！」

我驚訝的望著屍體，

腦海裡不禁浮現出其被砍成肉醬的過程，

心口一陣嘔吐的悶意。

「更加重要的是！...」

「唔？」

「他.....就在你們身後呢！」

「什麼！」

我猛然的轉身，第一時間映入眼睛的，是一隻站在商場頂的怪物。

其體形大得像一輛貨櫃車，身體大約有兩層樓高。

其以四腳爬行，背上有一對類似翼的器官。

頭部長得像一個沒有肌肉的野獸頭骨，頭上長著四隻向外伸延的巨角。

而其口中，啃著一位女人的上半身。

這，就是我要狩獵的怪物.....？

心頭湧上一陣絕望，四肢也因恐懼而動彈不得。

把我從這狀態抽出的，是面具男的補充。

「補充一下，他現在非常餓呢。」

得要逃走！

我立刻背對血屍全力奔跑！

我用右手把在地的男人也拉走了，

再怎麼說，要我見死不救我是辦不到的。

在奔跑的同時，耳邊也聽到從遠處傳來的面具男聲線。

「狩獵與被狩獵是相對的啊。如果你不好好表現，英雄就會反變成獵物！

所以讓我好好期待吧，獵人！！」

面具男的聲線愈趨微弱，

反之，傳入耳朵的，是從背後傳來，響徹一切的咆哮聲。

「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！」

我不敢向後看，只能希望那絕望的腳步聲不要太快接近。

在無人的街道上，面具男靜靜的自言自語。

「Happy Hunting.」

我漫無目的的逃跑，只希望能脫離這一絕望的現實。

但我還未知道，這一絕望，將更進一步漫延.....

我的悲劇，  
現在才剛剛開始。



## 第二章：獵殺

在遠處的天台上，一名戴著面具的男子正單手把玩著兩顆骰子。骰子在手指間穿插，無論骰子如何轉動，也不能逃離男子的掌心。他仿佛就在說明自己完全掌控著狀況似的。

手掌合上，骰子被緊緊的握住。面具下的面孔露出了一絲微笑，男子將視線移向稍遠的商場。開始自言自語了起來。

「兩顆正在掙扎的骰子。一顆是深藏不露的金魚草，另一顆是活在夢鄉的羽扇豆。兩顆骰子的碰撞，會引起怎樣的震動呢？真是令人期待啊，獵人。」話畢，男子便仰望夜空，繼續把玩著手中的骰子.....

「呼...呼...」  
全身震抖，滿身冷汗，呼吸異常急速。  
這就是現在的我。

雖說是暫時擺脫了血屍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還在這一商場中。全力逃跑後，我跟男人逃進了一個商場。血屍因入口太小而沒能順利進入，但當我們以為成功逃脫的時候。入口傳來了一陣破碎的聲音，他強行衝進來了。我們現在正躲在商場大廳旁的店舖，我們兩人以其櫃面作掩護，不時留意著大廳的狀況。

現在的狀況真的糟透了...  
完全不知道敵人的所在地，而且更加沒有任何的對抗手段。  
那種怪物真的有可能以人類之身殺死嗎？現在根本只是單方面的虐殺。  
不行，不可以這樣快就放棄。總會有能逃離的方法。

在我絞盡腦汁思考時，旁邊傳來了一系列的怪聲。  
「要死了！對不起，爸爸要死了！對不起！」  
我救的男人正在發狂似的胡言亂語，雙手不斷的抓著他的頭髮。

我只能用憐憫的眼神看著他，我雖然救了他，但沒能為他帶來希望。但是，其實他有可能可以成為我們的希望。我跟他的差距在於我沒有以往開幕禮。面具男特意找我解釋一切，就代表在開幕禮中有不少重要的細節。如果我能得到敵人更多的資訊，有可能可以想到逃走的策略。

「先生，你先冷靜一下。」  
我盡量將我的表情調整成冷靜及有自信，希望他能相信我。  
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他立刻驚嚇的看著我。  
「先生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  
「我、我？」  
「是的。」  
他稍微冷靜下來了，得要把握這時機。

「我、我叫黎銳岡。但在工作時姿態很笨拙，同事都叫我「小丑」。」

「.....小丑嗎.....」

的確，在樓梯時已經看到他的姿態十分狼狽。被人叫作小丑也不足為奇。話雖如此，但在這狀況中，叫他「小丑」又好像十分不當。

「我能叫你岡嗎？」

我最後決定這樣稱呼他。

「可、可以。」

「岡，你是否去了那個開幕禮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有得知什麼關於血屍的資訊嗎？」

我單刀直入的說明我的目的。

因為我們的時間真的所剩無幾。

血屍就在商場中尋找我們，隨便一轉角也有可能跟他四目相投。

在這絕望的情況下，必須儘快的擬定策略。

「在開幕禮中，他有說血屍會被鮮血所吸引。就像鯊魚一樣，嗅到血的味道後，就會喪失理智的追著其源頭。」

「還有其他嗎？」

「.....我、我不記得了。對不起。」

「不用道歉，你已經幫大忙了。」

面具男也有跟我說過血屍在把獵物砍成肉醬前是不會擺休的。

我們倒可反過來利用這一點。

失去理智也能理解成愚笨，在狂暴時血屍應該會對周圍環境的敏感度降低。

在這環境下我們是最有利的。而造成這一狀況，我們就需要鮮血，也就是誘餌。

我再一次仔細的觀察了一下商場的環境，商場由三層構成。

我們身處的G樓，要乘電梯前往的一樓，以及最高的二樓。

看清楚一點可以看見商場的頂部有一座巨型的吊燈，其跟地面有一定距離，而且是以兩條鋼索支撐著。

兩條鋼索與天台的支架相連，而且看來應該可以把吊燈慢慢放下來。

看來，這可行。

「岡，我有辦法了。」

「吓？」

我把因剛才血屍衝擊而偏地都是的玻璃碎撿了起來，

大小剛好，而且十分銳利，正是我想要的姿態。

「岡，我們要行動了。你聽好.....」

寂靜的商場，響徹著厚重的腳步聲。

轟！轟！

血屍的每一下走動，也對地面造成強烈的震動。

巨大的身體看似笨重，但其實十分輕盈。

包圍全身的甲殼，重量其實只是如衣服般。

因為血屍全身也有極為發達的肌肉，這些厚重的甲殼對他而言只是一張紙張。

不斷的尋找，還是沒能找到獵物。  
但血屍沒有打算放棄，因為現在的他，餓壞了。

一陣引人的香味傳入了血屍的鼻子，  
深深的吸了一口，血屍興奮起來了。  
因為，那是鮮血的味道。

他迅速的前往氣味的源頭，期待著終於可享受他的晚餐。  
到達目的地，那是商場的大廳，而氣味的源頭就在大廳的中央。  
血屍興奮的跑向中央，眼前的雖只是一灘鮮血，但對飢餓難耐的他來說，已經是美味的前菜了。  
其狼吞虎嚥的舔地上的血，專注得完全沒有留意周圍。

而這正是我想要的機會。  
「就是現在！岡！」  
「明、明白了！」

正如我所想，與天台支架相連的鋼索是可以放下的。  
而我們也在保安室中找到了控制的機關。  
保安室在二樓，而我正在二樓的邊緣觀察著G樓大廳的狀況。

成功把血屍引到大廳的中央。  
岡用盡全力的把機關拉下，吊燈因鋼索放下而迅速的衝向地面。  
血屍聽到了由上傳來的聲音，發現了吊燈的衝擊。  
但已經太遲了。

吊燈重重的擊中血屍的背部，血屍因重擊而倒下了。  
但不消一會，便把吊燈推走，再一次站立起來。  
其狠狠的瞪著我們兩人，向著我們發出了刺耳的咆哮。

果然這一擊是不可能打倒他的！  
到目前為止，所有還在計劃當中。  
是時候移至第二階段了！

一開始的大叫其實也是計劃之一，  
雖然十分危險，但我們要吸引血屍的注意。  
鋼索還是可用的狀態，而血屍也如預期一樣，正站在吊燈上企圖爬上我們的所在地。

「快！把吊燈拉上！」  
岡聽到後立刻把機關推上，企圖把吊燈拉回原來的位置。  
但因吊燈上站著厚重的血屍，令到鋼索不能拉起吊燈。

就是這樣！  
因血屍的重量，鋼索是不可能拉回的。  
久而久之，與鋼索相連的天台支架也會.....

轟！

支撐不住！

轟的一聲，天台的支架因負擔不起血屍的重量而崩落。  
大量的石屎不斷向血屍襲來，血屍也因不斷的衝擊而站立不穩。  
久而久之，血屍被大量的石屎埋沒了。

天台的崩落捲起了大量的灰塵。  
因視野模糊，我跟岡立刻前往大廳，意圖確認現在的狀況。  
我們兩人站在石堆旁，呆滯的看著它。

成功了？  
等了良久也沒有任何動靜，看來是成功了！  
太好了！雖然原本只是想拖延血屍的行動然後爭取時間逃跑。  
但看來結果比我們想像中更好，竟把他打倒了！

正當我打算跟岡慶祝成功的時候。  
絕望的低哮響起了.....

「呼，呼，哈啊啊.....！」  
他...在笑！？

血屍輕鬆的把堆積在他身上的石堆移開，  
然後看著我們，露出了猙獰的笑容。

他...沒有死。  
而且，絲毫無損.....  
眼前的景象令我腦袋完全空白。  
心裡只有——「死」。

應幹什麼？突擊？還是逃跑？  
要先等他行動嗎？不行，會被殺的。  
要逃跑嗎？逃不了，會被殺的。  
要放棄嗎？不可以，會被殺的。

腦內所有的想法也是無用的。  
所有也只是指向同一結果，  
「死」。

思考閉塞，呆若木雞的我。  
在意識到現況時，一人已經及早行動了。

刺。  
從腰間傳來的冰涼觸感，讓我回到了絕望的現實。  
然而，冰涼中帶有一絲的溫暖，這對比令我好奇的看向腰處。

仿如冰的反光外表，鋒利如劍的光滑表面，  
以及為其遞上一絲溫暖的鮮血。  
我，被玻璃刺傷了.....

而且來源是，背後。

「岡，你.....」

「哈啊！哈啊！你在這真的幫大忙了！」

「.....為...什麼？」

「感謝你！成為了我的「希望」啊！」

話畢，無情的腳向我襲來。

岡面帶笑容的把我踢向血屍。

接著一路發出狂喜的笑聲，向出口跑去。

目送岡離去的我，腦袋沒有任何的想法。

反而覺得很安祥.....

砍！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」

迴盪於商場的慘叫聲，被血屍利刃漸漸砍成肉塊的我。

同樣是從腰間傳來的斬擊，但力度完全不同.....

我一半的肋骨，都斷了.....

僅僅只是一刀。

我被砍得人仰馬翻，整個人也因斬擊的勁度而停滯於半空。

滯空翻滾一圈，再重重落地。

血屍沒有快速的了結我，仿佛就在快樂的把玩著我一樣.....

「嘎...啊啊...哈啊...哈啊...」

血腥味充滿著口腔。

被斬得不似人形的我，只能發出這些無用的叫聲。

痛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

肺好像穿洞了！胃也像是在燃燒一樣。

全身上下也好像被亂斬一樣！

我用我僅剩力氣的右手向前爬動，

無目的地，更無希望，只是希望痛苦能早一點完結.....

肚子那好像有什麼物體流出來了.....但我沒空理會。

血屍在我爬行的時候也慢慢的跟著我走動。

其走到了我的右邊，舉起了那長在其背部，看似是翼的大劍。

無情的砍了下來。

「欸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」

這次被奪去的，是右腿。

這次的痛楚完全剝奪了我思考的能力。

我的腦袋只剩下一些奇怪的字眼，從我口中走出。

「媽媽的掌手...爸爸的眼睛...我是乖孩子...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...」  
視線開始模糊，思緒開始變得凌亂。

這裡是...花田？

在我的眼裡，商場長滿了花。

有一個白髮的少年，在我面前蹲下了。

「你真是跟以前一樣狼狽呢，牙空。」

「.....救我.....」

「這狀況是否很有親切感呢？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。」

「.....是.....」

「那麼就不需要救啊。更差的狀況你也捱過了。」

「.....是啊.....」

「合上眼吧，牙空。繼續的，活在甜蜜的夢裡。」

「.....啊.....」

「很快就能得到解脫了呢。」

少年及花田也消失了。

我用盡了全身的力氣爬到了牆邊，我把背部靠上牆，無力的瞪著血屍。

但這次有所不同。

跟少年對話後，全身的痛楚也一掃而空，面對著面前的「死」，竟然覺得.....  
高興。

我用盡最後一絲力氣，在臉上擠出一個笑容。

血屍也像是回應我一樣，報以一個猙獰的笑容。

翼劍已經舉起，準備將最後一絲希望也斬斷。

我的身體也準備好了，迎接被切成肉醬的命運。

我依照少年的話語，靜靜的合上眼睛。

「吼啊啊啊！」

血屍興奮的吼叫起來，揮劍的聲音也隨之響起。

死亡也愈臨接近。

太好了，所有痛苦也會一掃而空。

我就在這甜蜜的夢中，永遠沉睡吧.....

死亡之劍已經揮下，但原應被送上黃泉的我，依然安然無恙。

我慢慢的睜開眼睛，只見一個細小，凜然的背影站在血屍面前。

其右手拿著一把與他體形不相襯的巨劍，幫我守住了血屍的攻擊。

他是...天使...？

我已經再也沒有力氣了，我再一次合上眼睛，靜靜的任由命運帶路。

無論前往的是天堂，還是地獄.....

血屍狩獵報告：

總獵人人數:約1000人

初心獵人：15人

死亡人數：約300人

血屍初次評價：B級

血屍最終評價：S級

狩獵結果：相殘平手

備註:轉移獵區